

水滸傳

怎樣的強盜書

孫述宇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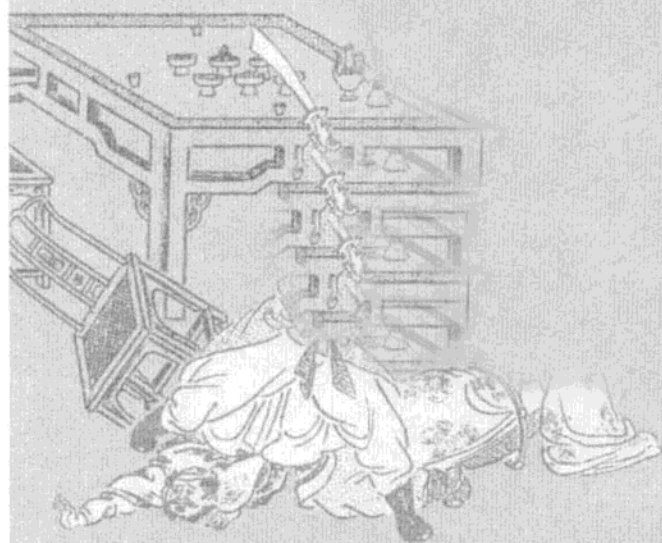


水滸傳

怎樣的強盜書

孫述宇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浒传：怎样的强盗书/孙述宇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3

ISBN 978-7-5325-5768-4

I. ①水… II. ①孙… III. 《水浒》研究—文学研究
IV. I207.4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23461号

水浒传：怎样的强盗书

孙述宇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发行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制版印刷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9 12/16 插页2 字数 280,000
印数 1-5,100
版次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5-5768-4/I·2274
定价 32.00元



拙著有几个主题，其中两个我想在这里讲一下，一是《水浒传》的本质，一是它与岳飞的关系。《水浒》近数十年受到外国学者注意，有些饱受西洋教育的华裔学者也采取了新颖观点来讨论，他们对宋江弟兄多有微词，因为他们杀死的不仅是坏人，劫掠所得也并非全用于济贫，对待妇女尤觉粗暴。学者们怪罪到中国文化以及民族性头上。我是阅读《水浒》和《三国》长大的，听到这样的责难，觉得不是味道，也嫌众学者看得肤浅，他们只看见梁山好汉如何凶恶，却未看见好汉对自己的生命如何焦虑不安。我确信水浒故事创作与流传于法外强徒中间，因此与罗宾汉之类漂漂亮亮的侠盗故事有截然不同的表现，这与民族性或文化传统并不相干。我说得对不对，都已详细写在这书中了，请读者评判。

另一个主题关乎岳飞。宋江弟兄的一大套故事在神州大地上经过漫长时间的演化，细节很难讲得清楚，但是在“大聚义”之后，“征辽”、“平田、王”、“平方腊”等故事组，还有盼望朝廷招安的思想感情，最终被戮的结局，这些奇奇怪怪的成分，都可以在岳飞的史迹中找到对应。我知道说宋江影射岳飞，会招致诘难，甚至有“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等种种嘲讽，但我盼望读者给予这种解说一点耐心。宋人有无可能用宋江故事来讲讲岳飞呢？当然有可能。岳飞赐死的罪名

是谋反，据宋代史料，当时的民愤极大，这悲愤之情演化成为对秦桧的彻骨痛恨。后来社会上下齐声咒骂他，骂他为天字第一号奸臣卖国贼之余，还造出他的像来唾辱。桧本是比松柏高大的优良乔木树种，也因为这种憎恨，国人后世不再用这个字来给儿孙命名。但这是愤怒已可以公开表露时的事，前此在高宗之世，甚至在其后数代，为顾全这个不肖皇帝的颜面，民间感情不便自由宣泄之时，百姓怎样做呢？百姓使用别种方法，其中很有趣的一种是把秦桧象征式地丢进油锅去炸。元明人笔记说宋人把油条叫做“油炸桧”，油条下油锅时必定是两条发面捏在一起，代表秦桧和他老婆，因为这对夫妻“东窗合谋”害死岳飞。这种全国各地都拿来做早餐的食物，从闽粤到幽燕至今沿用成双的制法，不把单条发面下锅，也不把三四条捏在一起，足见民间蕴藏巨大悲愤之情。这怨恨的洪流，载着为岳飞昭雪的愿望，在《说岳》公开面世于明代之先，已在宋江故事中暗暗有所表达，怎么不可能？

拙作在台湾出版时题为《〈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在香港重印时删除了“心态”二字。我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让它能够在大陆问世。当年书初出版，东京大学田仲一成教授就把颇长的首章译出，刊在学报《东洋文化》上。田仲先生学识渊博，他对中国戏剧各方面研究的专著已有多中译本在大陆和香港印行；承他抽暇大力助向日本学界介绍，我谨此作迟了廿年的申谢。

孙述宇

二〇一〇 香港



自 序 / 1

导 言 / 1

第一部 《水浒传》的来历

第一章 《水浒传》：强人说给强人听的故事？ / 18

一、怎样的强盗书？ / 18

二、杀人越货 / 19

三、女人祸水 / 24

四、骨肉同心 / 29

五、江湖义气 / 31

六、亡命汉的脸孔 / 34

第二章 南宋民众抗敌与梁山英雄报国 / 36

一、是真实还是虚构的故事？ / 36

二、两宋之际的军贼 / 38

三、敌前敌后的自卫武装 / 53

四、岳飞的复国方略 / 73

五、历史在小说里 / 89

六、小说如何写成 / 97

第三章 梁山好汉归顺朝廷的意义 / 110

一、《水浒传》中的神话：“宋朝必显忠良” / 110

二、《水浒传》的来历 / 114

第四章 曾头市与晁天王 / 119

一、喻言影射 / 119

二、“靖康耻” / 120

三、《水浒传》独有的故事 / 124

第五章 忠义堂为什么建在梁山上？ / 126

一、宋江曾驻在梁山上？ / 126

二、抗金圣地 / 129

三、《水浒传》的地域起源 / 132

第六章 《水浒传》与道教 / 136

一、袒道仇僧 / 136

二、暧昧的原因 / 140

三、道教的哪一派？ / 144

第七章 卅六人故事的演进 / 150

一、总结 / 150

二、宣和盗、忠义人、《水浒传》 / 150

三、分支：太行山与梁山泊 / 152

四、创作的年代 / 156

第二部 《水浒》内外的人与事

第一章 岳飞 / 166

第二章 宋江 / 175

第三章 燕青与卢俊义 / 182

第四章 关胜与林冲 / 185

第五章 生辰纲、大名府、李天王、闻大刀 / 191

第六章 鲁智深与五台僧 / 195

第七章 呼延灼与杨志 / 202

第八章 一丈青扈三娘 / 210

第九章 玄女娘娘 / 215

第三部 心态与艺术

第一章 江湖上的义气 / 220

一、滑溜溜的字 / 220

二、不同的意思 / 221

三、小说中的运用 / 223

四、宣传家的手笔 / 229

第二章 红颜祸水 / 233

一、女性的描绘 / 233

二、祸水 / 237

三、新的英雄 / 240

四、梁山上的性生活 / 243

五、为亡命行动服务的艺术 / 246

第三章 家室之累 / 251

第四章 大碗酒、大块肉 / 257

一、湿淋淋肥腻腻的故事 / 257

二、英雄之量 / 258

三、享受的意义 / 261

四、智多星的煽动方法 / 264

第五章 黄金若粪土? / 267

一、没钱的不是好汉 / 267

二、不是侠盗 / 268

三、疏财仗义的道理 / 270

四、最动人的数量 / 273

第六章 有仇不报非丈夫 / 277

一、究竟有多么残酷? / 277



二、睚眦必報 / 281

三、大丈夫的身价 / 283

附 录

附录一 龚开《宋江三十六赞》 / 288

附录二 《大宋宣和遗事》中的水滸故事片段 / 292

附录三 元代水滸杂剧摘要 / 298

本书所引书籍论文举要 / 301

重要项目索引 / 306



—

直到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一般读者和学术界人士都把《水浒传》看得很简单，大家以为这本小说是根据北宋宣和年间淮南盗宋江与他那群强人弟兄们的事迹写成的，书的作者若不是施耐庵，便是罗贯中。等到胡适领头研究这小说的历史之后，学术界渐渐了解到，事情恐怕要稍为复杂一些：梁山好汉的故事大概早已在传讲着，但把这些个别英雄故事贯串起来编纂成书则是后来的事。施耐庵或罗贯中主要是一位编者，他可能是第一个把水浒故事编成长篇说部的人，但也可能是根据一本较早的说部来做改写工作。这时，学者觉得待研究的题目已经不少，除了施耐庵与罗贯中的真实身份外，又有许许多多章回数目不同的繁简本，又有旧小说所需的注释与考证问题，等等。

到了二十世纪中叶，王利器、张政烺、严敦易等人分别提出一种新看法，认为这小说与宋金战争大有关系。用王利器的话来说，《水浒》的作者“把宋代各地忠义军前前后后保卫和巩固自己祖国”的经过，写成了这一套英雄故事。这样一说倘若讲得太极端，变成小说中每个故事、每点细节都与宋金之战有关，那就会招来无法答复的诘难；但如果持得小心一些，只肯定水浒故事是抗金民军参与创作的，肯定他们创作时把自己的意识与生活经验加了进去，那就很合理，别人不易非议。事实上，凡是仔细读过从前的《水浒传》、同时又涉猎过南宋抗金历史的人，谅都不会反对这个立场；一般读者看不到这一点，只是由于这些

史料过去没有人好好整理出来，而且《水浒传》晚近流行的是七十回本，那本子被金圣叹删改过，其中许多重要的历史痕迹都抹去了。

我本人对《水浒》的看法，基本上是与王、张、严三位先生一致的，这本书写出来的目的之一，也是给三位先生作一些补充，把《水浒传》与宋金战争的关系再勾画一次。在方法方面，我与三位先生稍有不同：他们的研究是历史性为主，是拿史料与小说中的人与事作比较，然后作推论；我的路子稍多一些文学性。本书的前两部分是历史与考证性质，第三部分才真正讨论作品的艺术，但第一部分的历史研究却也是以检视《水浒传》的艺术特色来入手的。我这样入手，因为觉得倘使这本小说与别的侠义作品在艺术面貌上并无大不同处，它的来历便不是太要紧的课题。所谓不太要紧也者，历史家当然可以为了求取历史真相而研究，但文学批评家便可不必太费神，一般读者就更不用说。当然，一经检视，《水浒传》便露出许多与普通侠义小说大相径庭之处，表示这书的历史背景产生了大作用，而读者即使不是历史家也不应视若无睹。比方说，再马虎的读者也会注意到这本小说对女性甚不恭维，书中好汉视她们如敝屣粪土，与罗宾汉等西洋绿林大异其趣。还有，侠盗一般是不利财货的，亦不嗜杀，梁山英雄却是既屠又掠，且面不改容。这种种特色便是本书第一篇《〈水浒传〉：强人讲给强人听的故事？》的讨论范围。未细察这小说的艺术本质的批评家，曾把这些心理特色归诿于我国的民族性与文化传统；不过，成熟的读者还是能够看出，众好汉尽管说是天不怕地不怕，他们的行为却透露出心中深深的焦虑与不安。我判断这一切都是长期生活在危险环境里的强人心态，这种心态告诉我们，别的强人小说只是讲强人，这本强人小说更是曾经由强人讲过给强人听的，强人一定是拿书中故事来作宣传工作。

这一篇在阐明《水浒》的宣传本质方面，是给本书第三部分对它的心态与艺术的讨论打个基础，此外，它既肯定曾有强人参与创作，也就给这小说来历的探讨铺了路。《水浒传》大抵成书于元末或明初，从宣和盗宋江在北宋末年活动之日到这时候有两百多年，其间除了南宋初那些叫做“忠义人”的抗金民众之外，其他日后由忠义人变成的地下组

织以及别的毫无关系的法外强徒，都可能像学者所发现的那些明清草泽萑苻一样，拿这三十六或一百零八人的故事来作娱乐宣传与训练之用。（罗贯中据说就曾在元末参加过武装暴乱，看来他是从那些江湖好汉处听到这些故事的。）严格说来，我们这头一篇文字所论的一般强人心态是具普遍性的，并不足以确定水浒故事究竟是哪些强人所作，连南宋忠义人是否曾参预其事，也尚待忠义人心理为证——诸如民族情绪，“忠义”的观念与归顺报国的相应情节，以及对一些时人时事的反应等等，这些都是下一篇《南宋民众抗敌与梁山英雄报国》所论的范围。不过，一旦确定了这些故事上面遗留着法外强徒的手迹，旧日的“施耐庵著《水浒》”或“施罗两人合著《水浒》”之说便须修改，这小说的来历亦因此很有理由再加探究。

第二篇是《南宋民众抗敌与梁山英雄报国》。本篇讨论的焦点是抗金的忠义人在小说中留下的印记，结论与王利器等学者的结论差不多，篇中的话亦不免有重复这几位学界先进之处，但本文给了很多篇幅来为南宋初年的民间武装描画一个轮廓，希望等到读者把这些军贼与忠义人的面貌看真切了，并看出了他们的天地与《水浒传》的世界是如何地相像，这小说与宋金战争的关系便会不言而喻。这些历史材料从未有人好好地整理过，因此本篇里的叙述恐怕会颇有些错漏，但无论如何，大体的轮廓一旦勾画出，小说中许多疑问就豁然开朗了。我们一方面可以明白为什么宋江和玄女娘娘和天降石碣都教诲弟兄们要为国出力，梁山的“聚义厅”为什么要改名为“忠义堂”，众好汉为什么常会说出“忠心报答赵官家”、“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这种忠君爱国的话，而小说的结局为什么是这么悲惨；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为什么在水浒世界里疏财仗义是这么重要的大德，以及好汉们为什么常常个别地与集体地抢掠与杀戮，乃至有吃人肉的事。鲁迅在杂文里骂宋江有奴性，又嘲笑梁山盗贼中军官特别多，他若看过这些史料，谅不会说那种刻薄话。对宋金史实能否真正把握、有无具体生动的印象，是很影响人对《水浒》的看法的：作家出版社编印的《〈水浒〉研究论文集》中，王利器、张政烺、华山等几位熟悉史料的学者都一致认为忠义军的事迹

是这小说的基础；其他的撰稿人不同意，而他们的文章也显露出他们对那些史料其实并无深刻印象。

本篇长度超逾其他各篇甚远，字数足可印成一本书。篇中有逾万字的一节专讲岳飞，这大概又要使许多读者诧异不已。表面看来，《水浒传》与岳飞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如果水浒故事确实是南宋忠义人参与创作的，则鄂王的巨影投进了故事之中，不但可能，而且是顺理成章的，因为这位名将是最突出的抗金英雄。事实上，从宋代史料中，不难看出岳飞原来是领导华北民众抗金运动的中心人物，在他的手下，梁兴与李宝等一群“忠义统制”在金人占领区内有遍及数省的游击活动，他们还屡次去“水浒圣地”梁山泊。（邓广铭在四十年代写《岳飞传》时已多少说过这些话。）岳飞的赫赫战功须这样说明，他的冤狱恐亦导源于此，而他以民众抗金运动领导人的身份给水浒故事极大的启发，成为《水浒传》创作的最大一股推动力。这样的看法似乎没有前人认真提出过，因此，一定会有人加以批评，甚至嘲笑。但问题是：为什么宋江这么像岳飞，从人品上的忠君爱国与疏财仗义，到事迹上的内平群盗、外御夷狄、含冤而歿、封侯立庙等等？难道北宋宣和时那个淮南盗也有这样的传说？

跟着的几篇，都不过是补充与重复说明这篇长文的各种含义。《梁山好汉归顺朝廷的意义》是说明这本小说产生的背景是民族战争，而忠君爱国是这小说的精神。水浒故事的创作，很大部分的力量来自民族感情：如果不要讲为国效力，根本不会有这小说。招安与归顺不投合我们现代人自尊自大的浪漫情绪，可是这儿的历史背景是那几百万溃卒游寇与沦陷区的自卫武装，他们的选择不外两途，若不是投到金国与刘齐那边，加入李成、徐文、孔彦舟的队伍，便是归顺到赵宋这边，变成岳家军、韩家军。创造水浒故事的是后者，他们是受到民族情感与忠君思想的驱使，选择了赵宋。至于把归顺的责任推诿到宋江一人身上，断言这一切都是由他造成的，那完全是罔顾事实不负责任的做法。《水浒传》有个放走魔星的神话骨干，又有玄女娘娘显圣，又有天降令旨，都决定了众好汉归顺与报国的路向，宋江所扮演的角色是个了解历史使命的

领导人，这是无可置辩的。

《曾头市与晁天王》本可以放在第二部分，成为《〈水浒〉内外的人与事》的一篇，不过，曾头市内的曾家府不是汉人而是金人，这是《水浒传》把反金的主旨表露出来最直率的一次。晁盖身为梁山泊主，却死得比任何一位弟兄都要早，这样有乖英雄故事常规的情节，显然是为了映射时事而作的。严敦易早已注意到曾家的籍贯，所以在他的《〈水浒传〉的演变》中也有所发挥；但他没有看出这段故事隐约说出的是“靖康耻”，因为他没有联系《南渡录》等宋代记录来看，也没有注意晁盖的身份与演变。晁盖原本并非死在曾头市，甚至不在卅六人之外。

《忠义堂为什么建在梁山上？》一文是以梁山泊在小说中与在历史上的地位，来考证忠义人如何以他们自身的经验创作水浒故事。过去一般读者以为《水浒传》讲的基本上是宋江那伙历史上的绿林豪杰的事迹，以为众好汉都是实有其人的——他们也许不相信“平辽”是真事，但认为“平方腊”是有的，至于劫取生辰纲、打大名府以及盘据在梁山上，就更不必置疑。可是清朝已有多人注意到，宋代史籍讲到宋江时，从来没有提梁山泊。于是宋江究竟曾否到过梁山泊便成了一个问題。到了五十年代，好几位学人都看出《水浒传》里有许多抗金忠义人的史迹，并倾向于认为历史上的宋江倒并没有到过梁山泊，但是这小说为什么选梁山泊做地理中心，却还未有很好的答案。比方王利器有《谈施耐庵是怎样创造梁山泊的》一文，其中头一段便论这水泊的军事地理价值，但他也只不过指出了这是个历代的“盗藪”而已。其实，在《宋史》、《金史》、《北盟会编》、《金佗稗编》这些书中已有不少记载，明白显示梁山泊就像太行山一样，是南宋时忠义人活跃的地方：建炎时的张荣原是“梁山泺的打鱼人”，这是比较为人所知的一项；但除此之外，绍兴七、八年开始，岳飞的人马李宝和梁兴常常都在这一带出没，金将完颜昂曾在这里遇到据说是十万之众的岳家军乘船来攻；廿年后，大词人辛弃疾所属忠义军又攻占了这里的东平府。小说选梁山泊做地理中心，绝不是无缘因的，把忠义堂建在梁山上的，正是忠义人。

可是，为什么《水浒传》不提太行山这个抗金圣地呢？这问题引领

我们去探究，发现《水浒传》所收的故事当年大抵是流行在一个以山东为主的区域里。这套故事说宋江是山东人，好汉们也是山东人最多，故事多发生在山东，英雄大聚义之处是山东的梁山泊：这一切似乎都是“说话人”为了取悦山东听众而编造的。在别处流传的宋江故事可能大不相同。拿那位写《宋江三十六赞》的龚开来说，他幼年听到的似乎是一套以太行山为中心的“山林传”故事。

中国历史上民众举事，常由宗教领导，早年的明教和晚近太平天国时的耶稣教都曾扮演这角色，佛教和道教各支派起的作用更是大得不得了。那么，当年编造水浒故事的武装分子，又有没有宗教领导呢？如果有，是什么教？《〈水浒传〉与道教》一文想要回答的是这个问题。表面看来，《水浒传》就像《金瓶梅》、《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一般，对释道两家的态度差不多，因为梁山好汉中既有和尚也有道士，为非作歹的坏人亦不限于披缁衣或戴黄冠的。写《〈水浒〉研究》的何心先生由是以为小说无所偏。其实，稍加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小说很努力抑僧扬道，只是由于一些历史原因而保留着鲁智深和武松两个和尚在忠义堂上罢了。小说的神话系统中，佛教并无地位，给梁山武装以超自然助力的，都是道士——《水浒传》背后的一些民间武装，应当是有道教领导的。

道教的派别很多，倘使能知道影响《水浒》的是哪一派，会很有趣，而且也会有助于辨别那些传讲故事的强徒的身份。可惜本文探索不到很好的结论，我们发现公孙胜与他的师父罗真人有些像北方的全真或别的派，也有些像南方的五雷派。这个问题，只好留待学者再深入研究了。

第一部分的最末一篇叫《卅六人故事的演进》，想要回答的问题是，在明代《水浒传》成书之前，卅六人故事曾经怎样演变。我们并不求各种演变的准确日子，只是依据小说的内容，旁征宋代史籍、笔记以及《宣和遗事》、龚开《宋江三十六赞》、元代水浒杂剧等文学作品，盼望能约略推断得出那些法外之徒如何在南宋与元时创作与改编这些英雄故事。本篇有几个结论，一是卅六人故事与徽宗宣和时那股淮南盗

之间,恐怕并没有太多的关系;一是这些故事曾在各地流传时出现分支现象;一是《水浒传》的规模,大抵在南宋上半便已粗具,不必等到元代。

二

本书的第二部分叫做《〈水浒〉内外的人与事》,与余嘉锡的《宋江三十六人考实》研究同样的问题,即是《水浒传》这本小说中的人物、地方与事件,和真实的历史与地理有什么关系。余先生知识广博,我常常都从他的书中得到指导来入手研究。

但是我的结论常与余先生不同,原因是大家的看法基本上不同。余先生相信《水浒传》主要是敷演北宋末淮南盗宋江那帮强盗的历史故事,我却以为小说只是袭用宋江的名字而已,充其量还用了少许他的传说,但大部分的素材是抗金的民间队伍的经历。基本看法既然互异,同样的材料就引出不同的结论来。明清时人看见梁山泊的水面远不如小说所言那么壮阔,又注意到史籍都不曾提及宋江驻在梁山,于是怀疑宋江的基地是否真在此处;余先生认为不必多疑,他能证明梁山泊的水面在宋时确实很大,又指出宋江曾在山东活动,可知小说并无虚言。我相信余先生对梁山泊本身所作的历史地理考证是对的,宋江也肯定到过山东,可是宋江不可能曾以梁山那个小丘为大本营,甚至长期活动在梁山泊水域内的可能性也不大,而另一方面,南宋时忠义人常在这里活动,所以看来选择梁山泊做英雄大聚义的地点还是反映了忠义人的经验。又如宋江有没有擒方腊的问题,余先生的研究给我很多启发,但我以为小说中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无关宏旨,要紧的是它的象征意义。宣和盗宋江即使真的参与青溪之战,也不过是以裨将身份从征,不是主力,所以小说中这故事就算不是纯粹虚构,也是张冠李戴;反之,它的象征意义却很易明白,反映的是民间武装是否要为宋室效力的大问题。军贼与忠义人最后降顺金齐的不少,如李成、徐文、孔彦舟、郈瑯等;其余大多数归于宋廷,成为中兴的军力基础。他们跟随岳飞平杨

么，跟随韩世忠平范汝为，在当年都是忠君平乱，因为杨范都称帝。方腊之要救平，也是因为他称帝。

忠义堂上有好几个好汉，名字可以在南宋的史籍中找到。余先生认为这正好证明《水浒传》这个北宋末年故事的真实性，我却以为它显示出那些创作水浒故事的南宋忠义人从他们当代的人物身上得到素材与启发。比方刘豫部下有个骁将叫做关胜，因为他力主抗金，刘豫降金之时便把他杀了。余先生相信这位殉国的将领就是宋江手下的大刀关胜，他归顺宋室之后一定是被派到济南去驻守；我的解释是山东的忠义人惦记着这条好汉，就在故事中给了他一个崇高的地位。又如女将一丈青扈三娘，《水浒传》说她一家都给莽汉李逵杀光，只有哥哥扈成逃脱，后来在中兴之时做了军官。建炎时确有个军官名扈成，与岳飞一同溃败于建康之后入山打游击，为同僚戚方所杀。这是否表示小说中的一丈青扈三娘实有其人，确是宣和盗宋江的伙伴呢？我以为不然，我以为小说中的一丈青还是稍后的历史人物变成的。建炎到绍兴初年之时，军贼中有个女将一丈青十分有名，她原是马皋的妻子，后来再嫁张用，那张用拥众数十万，据地千里，号“张莽荡”，他的军队曾一度由一丈青率领。这个娘子行军之时有两支认旗，上写“关西贞烈女 护国马夫人”，在当时的军贼、忠义人和士兵之间一定留下了一个深刻的浪漫形象。《水浒传》里那个一言不发的美人一丈青还带着一种可望不可即的神秘感，看来是那些军汉忘不了她，便把她放进故事里。至于扈成，也许是讲故事的人怜悯他，便让他也留名后世。《水浒传》讲完一个故事，有时会说“至今古迹尚存”以为取信，说扈三娘是扈成之妹，也是取信。

宋金战争中许多人与事都在《水浒传》中投下了影子。最重要的自是岳飞，当年不但南宋朝野上下知道他忠勇善战而不扰民，北方忠义人之间大抵也在传他疏财仗义以及不近女色等等，山东和河北的抗金豪杰跑过半个中原去投奔他麾下，可说是江湖上远近知名。小说中那个忠心耿耿而且疏财仗义的宋江，民众称他为“杀鞑子，平田虎，不骚扰地方的宋先锋”（一〇八回、一六二四页），便是从岳飞身上借取这些品